

野車書屋出版

1991.1.1

野車書屋

第一卷二期

野車書屋出版發行

編輯部啓事 第一號

我們以爲凡作品都應該是創作。譯文是介紹創作，故在基本意義上仍爲創作。本刊既定名「作品」，就當刊載純創作的作品，不僅標榜一個空名目。一個刊物有一個刊物的風格，在本刊既已固定的風格下，不刊下列諸作品：

茶餘酒後的隨筆及清談小品。作家日記及身邊瑣事的記錄。翻古書的掌故文。

雜文及批評文（關於這一類文字將由最近野草書屋另行出版一種刊物專刊之）

我們不說上列作品絕對不是創作，也不批評它們的價值，僅是與本刊既已固定的風格不合之故，別無他意。本刊所需要的作品（無論創作或譯作）

嚴肅的不含攻訐性的文藝理論

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

獨幕劇或多幕劇作

不是身邊瑣事記錄或清談小品的散文

五六行短詩或十行長詩

童話。寓言。其他

這樣列舉一個條例，未免顯得苛求作者，但欲貫徹一個刊物的既定風格，也是編者的苦衷，尙祈諒察。

附啓：本刊因經費預算有定，刊載之稿，進於每月月底結率稿費。

白話作

編主野田

結與解

椰子

蟹壳黃

王予

詩七首

路易士

確實的詞句與曖昧說

應寸照

新宇宙童話內二篇

譚洛

血弄

穆穆

旋風

夏穆天

版出五十月八年二十三

結 與 解

——懷鐘歧

椰子

老姜從半夜就覺得渾身酸溜溜的，早晨睜開眼，心裏又不知道怎麼那們煩得懶怠動彈，一狠心就叫老胡請了一天假。屋裏生不起火爐，冰寒直往那床薄被裏鑽，眼皮像凍緊了似的怎麼也闔不上。往上看，上邊漆黑一片，像隱藏着一個不可思議的什麼。看着看着，老姜那顆漢子心被目前這點寂寞情景弄得傷感起來了。——如果有個人，唉，秀蘭若在這兒，哪怕再冷，哪怕天天刮北風……

老姜腦袋裏一場一場的湧出許多景像，心裏也隨着燃起一盞光亮的燈，那麼暖暖的，黃黃的。但燈油祇一會工夫就乾涸了，剩下的仍是那團漆黑陰溼。

「他媽的！」

老姜一翻身爬了起來，附近小館要了四兩白乾。海量如老姜當然醉不了，身上烘烘的熱得可怪舒服。懶得回家，又像自動又像被動的走到大街上。下意識的左望望右望望。

天一直陰着。雪，想下又不下，空氣又冷又溼，弄得人心裏悶沉沉，幽森森的。地上的積雪本來應當和山野上的一樣厚，但受到來來往往人腳馬蹄的踏壓，再加上從水車濺出來的水，已經變成頑固的半透明的冰塊了，一不小心，就許當街滑出幾個不大雅觀的姿勢。電線凍得直噙噙，馬嘴掛着小冰溜，行人們恨不能把腦袋縮進領子裏去，嘴裏吐着白氣，看起來總像一羣妖怪或幽靈。

突然，老姜瞥見對面胡同口一個傢伙賊縮縮的直瞅自己。一楞神，立刻像一根針刺了神經。他向前挪幾步，那傢伙就退幾步，一霎眼工夫，腦袋裏爬進了一個粗筆劃的名子。血沸騰了，兇神附體了，拔腿就衝上去。被追的那個也不預乎，死命奔跑。

大約五分鐘，前邊的那個慢慢站住了。等老姜衝到，他已經轉過身來，張嘴好像要說什麼。老姜雖自知一向不是這人敵手，但爲火掩蓋了一切，拳頭瞄準了敵人的臉，就那麼一下子。

敵人倒了，從嘴裏鼻裏流出血，失去了知覺。

老姜又開兩隻腳，手放在腰際，一個勁的喘粗氣。

十幾個看光景的人很快的圍上來，用驚異的眼光交替的注視着這倆人。

天陰得更厲害了。又稍稍起了風。電線桿也叫，單輪車也叫，風也叫。

躺下的那個漸漸蘇醒，睜開眼皮，慢慢的爬了起來。知道老姜在用野獸樣的眼鋒盯着自己，儘低了眼睛低了頭，對着老姜。老姜這之間也有許多許多事情掠過腦海了。兩個人就這們楞着。

這個冷靜的場面，約摸繼續了三分鐘。

「老姜……」

這人抹了一下嘴巴的紫血，向前走了半步，抬起臉來，哭了。

老姜的神色有點搖曳。

「老姜，秀蘭死了！」

老姜神色全變：

「什麼？你說，她死了？老子……」

老子像一個受了氣的孩子似的，嗚嗚嗚，血一把，淚一把。

老姜老子本是向着關老爺磕過頭的把兄弟。從認識了秀蘭，兩顆透明的心就各自闢出一塊秘密的隅，填進不少說不出的感情。後來，那把火達到火山形將爆發的程度的時候，老子勇先說好秀蘭，倆人在一個大風大雨晚上，瞓住老姜，偷偷跑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失掉了秀蘭，老姜簡直成了一匹瘋狂了的野獸。有時候整天價沉默得像一塊石頭，喝起酒來又嘻嘻哈哈怪聲怪氣的笑個不停。在晚上，不管什麼時候，不顧風雨，不顧鬼怪，到處亂走。有一回，月亮下，秀蘭的娘就親眼看見他坐在當院子裏嗚嗚直哭。因為他的胡撞亂撞，被誤認為奸細，受了難為，也有好幾回。右腿上那塊疤，就是有一回在黑夜裏想進城，又不懂答對，受的傷。

幸虧春天秀蘭的娘死了之後，經一朋友二同事的老胡好勸歹勸，他才看着像好了病。想不到會有今天！然而，到今天已經什麼都完了！

秀蘭的眼神笑靨又撞進老姜的腦海，但一霎間又被一股黑潮壓下。血加速的在他身上流起來，他幾乎失掉了意識力，什麼都懂不過來似的，茫茫然同老子一道走。

不知不覺，他們進了一家充滿陰濕冰冷潮氣的，又低又暗的屋子。

他一直楞對着老子，老子真是說不出的抱歉，同情，難過，找出了一條破手巾，擦擦袖子，再擦擦嘴臉。時間慢得太難堪，他實在忍不過了：

「老姜，我……」

又說不下去了。頭和眼皮儘低着，儘低着。

老姜忽然一屁股坐倒床沿，對老子臉吁出了一大口氣：

「人死了！」

這不是向老子說話，但他仍然瞅着老子。從這張尚帶有一些血跡的臉，他瞅出五六年前向關老爺才磕完頭的臉，更瞅出兩人被秀蘭隔開以後的臉。雖同是一張臉，却勾出老姜種種式式迥然不同的情緒，瞅着瞅着，多半又

嗽出另一副驚動心的臉了，顏色就又起了變化。

老姜站起身來，轉開臉挪開了一步。老于的關心的請求諒解的眼光緊緊跟隨着他。

「老姜，你聽我說——」老于虔誠幽哀的看着老姜：

「秀蘭臨死時，叫我回來找你，叫我回來對你告訴，她說她很明白你的心，她很感激你，她——」
老姜慢慢坐在床沿上。

「她……老姜，我知道你現在恨不能叫我死！」

老姜像一塊頑硬的石頭，一動不動。

「死，我不在乎。不過，秀蘭拋下一個小姑娘……」
兩人都爲這句話，變了感情。

「大風大雨第二天，我們倆跑到一個地方，在那城住不多日子，倒挺好。我就找到一個地方，給人家忙飯，將就過日子。可是沒過四個月，那城就站不住腳了，接着又往南跑，這回這個城可就不比以前好混了。漸漸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艱難，到後來——唉唉！」

老姜的臉搖動着。老于定了定心：

「到後來，又換了一個地方。八月十五，秀蘭在這兒生了一個小姑娘。春天裏本打算逃回來的，就因爲有了小孩，想對付着生下來再說。誰想生孩子的時候，連飯都吃不飽。連病帶餓，把秀——把她……」

外面不知在什麼時候，下雪了。天漸漸黑下來，使這間低矮的小屋變得益法陰森森的。老于費盡了腦力口舌，把要說的話說的一個字也不剩，心頭似乎輕鬆了一點。但老于所希求的並不是這一點點輕鬆。兩年半他不曾見老姜的面了，這張從十幾歲就稔熟的和善的面孔深深刻在他腦袋裏。雖然爲了怕失掉秀蘭他曾暗暗恨過老姜的存在，但那祇是爲那把傻火燒的一時的胡塗，他死也忘不了燒着香點着蠟向關老爺起誓磕頭那光景。這時候，和善的面孔變成這門冰冷冷的，那張唯一能使他得以解脫的嘴，却又閉得綑緊。想着想着，一股強烈的男性的傷痛鑽

進老于的鼻子，他不但對不起老姜，他簡直對不起關老爺，對不起祖宗，他活得比不上一隻螞蟥！

「老姜！」

一聲狼嚎，把老姜從昏睡狀態中振醒。太多的苦痛折磨得使他麻木了神經，他委實受不了這屋裏空氣的沉壓了。一聲慘笑，儼然一隻受了重傷的狗般的拖着半條尾巴走出來，閃進飛舞着的雪片裏。

老于一頭摔在床上。

僅僅一拳，這懲罰在老于實在覺得不夠。——不是不夠，是倒覺得因此欠人欠得更多了。他是屬於硬直一類的人物，什麼事都願意來個截快了當，死就死，活就活，爲了這把兩個壯年漢子毀得半死不活可真是天下第一件不值錢的事。對不起老姜，是真的，但這對不起已經過去了，老天爺也不能把飛走了的日子再拉回來。打，罵，憑老姜，可老姜僅僅就是那們一拳頭。向他掏心，他又不理，他甚且都不哼一聲！

被老姜如此處待，老于實在受不了。他心裏着起了乾燥的火燭，幾乎燒掉他全身的水分。最後，當他想起了說書館老頭講述的古時英雄好漢那份義氣，再想到這時應該如何處理自己時，後院老姐姐房裏有個小女孩哭了，哭聲像一陣涼爽的春雨，滋潤了他的心。這可憐的小女孩的可憐的媽媽，直到咽氣，還不放心的掙扎着說了那麼多的話……

老于恨透了自己，可就是不知道怎麼辦好。

雪下得很厚了。路上一抹白，看不見一隻腳印。

老姜傷喪了魂，走一步歪一步，勉強把沉重的身子運到家裏，糊糊幽幽的，拉開被窩一頭蒙上。閉了眼，紛亂的黑煙逐漸消失，一段一段的往事情景，拉開西洋鏡了。——

老于的體性，着實够得上老姜的喜愛和欽佩。論交情，從十幾歲就在一塊混不說，向關老爺磕過頭，又是肝胆相照的把兄弟。錢，不分彼此的化過；衣裳，不分彼此的穿過；一遇見秀蘭，倆人就覺出兩個人終究是兩個人

了。

有那們一天，秀蘭娘開了病。老子去到時候，老姜正幫同秀蘭服侍她娘吃了藥，在你望我我望你。秀蘭是處女，紅臉原是份內事，這一對把兄弟竟也在臉上抹了胭脂色。那時候兩個人笑了笑，爲的是把這一幕很快的掀過。誰知道這一笑反而增強了某種意義，因爲他們笑得那們勉強，那們不够味。從這一天起，三個人各自有了點小秘密了。

老姜爲了這事會苦苦惱惱的想過來想過去。有時候就想不再見秀蘭了，不和老子爭，讓他們。實在說起來，不見她時自然沒做到，見了她那大眼睛長辮子，就不由他不做種種糊塗打算了。日子過了很久，秀蘭的態度總是不左不右不東不西，他的心事就越來越多了。

到後來，他把那份權力一半交給了老天爺，一半交給了秀蘭。意思就是，秀蘭該和誰成夫妻，天上的老天爺那兒自然有一本賬；地上的事，爲了愛秀蘭，他不忍勉強一分一厘，只要秀蘭有了明白的表示，就好辦。如此，既對得起秀蘭，又對得起老子，對得起自己。從此，他覺得像從心上拿掉了一塊磚頭。

老子呢，一個直率的漢子，在任何事情上，他是不懂如老姜般做細膩的打算的。他知道一個姑娘嫁不了兩個漢子，他愛秀蘭，愛的又離不開，於是，單刀直入的先下了手。

便這樣，一堵牆在義氣相投的把兄弟之間高高壘起了。

早晨，天晴得很好。

老姜被單輪車叫醒時，覺得腦袋像要脹破樣的痛法。渾身燒得像火炭，沒法起來。老胡給他買了付平熱散，燒壺開水，逼他吃了。問他爲什麼鬧成這個樣子，他怎麼也不肯說。

到下午，好了許多。也許是病的，今天的心情却柔軟纖弱十分了。他靜靜想了半天，覺得事已如此，自己太不必這樣孩子氣。再說老子也儘够可憐的，一時他很記掛老子，想看看他去。然而，想只是想，他到了沒有勇氣

去找昨天那間又矮又潮的小屋。

老胡晚上回來，開口就是：

「老姜，昨天你遇見老子，我都知道了。」

老姜的眼睛直看地皮。

「你走出來以後，老子好一頓灌，把臉，頭，都摔破了。剛才不大時候，特意找着我，都對我說了，老姜，「冤家宜解不宜給」，依我，老許婆姑娘也死了，你們倆把兒把弟的，算了得啦！說起來，老子爲人很够朋友，這不用我說，你比我明白……」

老姜似乎又溫習到以往的溫暖了。

由於老胡的攪托，老姜和老子見了幾面。縱然兩人不輕易說話，那四隻眼睛比以前可愛多了。沒過幾天，老胡老姜荐舉了老子到他們礦上做工，且老胡更極細心的請求工頭把老子派成夜班，爲的是避免那種難堪的相對無言的場合。倆人這樣顛倒反復的工作着，除稀有的假期外，很少有可以到一起說話做事的機會。先時，這給兩人一種空虛；沒多久，又給兩人一種方便了。

生活裏像滲進了什麼新鮮的汁液，使幾個人都接觸到人生的滿意的美麗的一面。

日子很和諧的流着。

舊曆年到了，三人照例各自分得一筆頗不算小的花紅。自然，今年該過個熱熱鬧鬧的年了。

大年初一，老子請老姜同老胡，到家喝酒。老子姐姐也非常高興。在他們喝了三壺的時候，抱出來完全換了小小新衣裳的小芳，給老姜看。

老姜差不多完全直神了，看到這副宛然小秀蘭的臉龐。過了老半天，他才極淒慘痛楚的苦笑出來：

「你姥姥若看見你，她就不能死得那麼可憐了！」
三個人都爲這句話低下了頭。

「她姥姥那人，你們都知道，我給她送點米送點煤球，就把她難壞了。看樣子，還不如叫人欺服了還好辦似的。」

「唉，那老太太那股剛強勁！」老胡說。

「我沒有辦法，就搬她一塊住了。我回去就看見她又給我預備這個，預備那個的，一忙活，心裏好像好了點，可是她難過起來，就越法難過了……」

「她一點一點病的很厲害了，可還咬着牙忍着……」

「從我搬去，她絕口不提她姑娘一個字。直到臨死，對我這們提了一句：『小蘭這傷天理的，可是我還是想她想的了不得……我求你，我替她求你別再恨她吧……』」

「唉唉！」聽的人一同嘆氣。

老姜呷了一口酒，兩隻眼總也離不開小芳，看着看着，情不自禁的伸手接過來摟在懷裏，慢慢低頭親着小臉。

「秀蘭也常提起你，回回倒沒敢說出愛你來。有一回我逼問她，她說過老姜這人，就是太就『慳』了再就是對人太好過勁兒了……」

老于本想找話安慰安慰老姜，可是話說溜嘴，立刻覺得不大對，就趕忙住下，把筷子伸到菜盤裏，偷偷留神觀察老姜的臉色。

其實老姜倒是由最後兩句話，得到了一些解脫。

酒喝淨時，老姜興緻正濃，一伸手從腰裏大把掏出大洋票，求老于姐姐再多買酒買肉。
老于都高了興，別人當然不用提了。一仰脖一盞酒，七個巧，哥倆好……

結果，三個人都喝醉了。

老姜自親過小芳的小臉腮，心裏就多了一份適意的記掛，換個說法，他好像又找回一些他失掉的什麼似的。元宵節那天，老姜給小芳買了個蠟燭花燈，笑咪咪的親手提了去。老子姐姐叫小芳給大爺行禮，小芳祇顧玩蠟燭燈了。老姜瞅着小芳傻笑，心想：

「一輩比一輩福氣了。兩歲小東西，就有了這大大花燈！」

春天了。

空氣溼溼，鬆軟的大地膨脹着。不說孩子們樂得放風箏釣魚，就是小河溝裏的鴨子，也都把身上羽毛洗得顏色分明，乾淨可愛。向陽處已經鋪着一面青草，楊柳也生了綠茫茫的霧了。

年紀輕輕的人，是最經不住春天的太陽一晒的。

討厭的是狗，然而比晚上的貓叫總算強得多了。

礦上工人多半是光身漢，買賣人當然不能放過這個發財機會。所以，礦上自有工人做工，工場前面就出現了一處娛樂市場。日久天長，市場裏各部門也就順應環境的增加不能再增加的完善地步。累了一天的無憂無慮的工人，誰都需要一點刺激，就這樣，一種熱鬧繁華氣象，擋罩着場內的酒店、戲場，賭場，妓館，以及其他各各角落。

爲了季節的關係，特別是妓館裏熱鬧得天天像過年。

老子和老姜，自然也有那點身份的。於是乘被動或自動機會，就常到裏面逛逛，生怕爲「年青人」三字失去光彩。

端午節前四天，老姜請了天假，同老于兩人去喝新朋友老林的喜酒。

新娘很美麗，也很大方。朋友們只喝了兩盅酒，就開始胡調起來，一直繼續了兩個多鐘頭。熱鬧透了！

老姜老于回家的時候，都很興奮和愉快。酒，也喝得是量口。

半路上，老于忽然想起什麼心思似的，問老姜：

「走姜，你跟女人睡過沒有？」

「×！你問這個幹麼！」

「你難受了吧，在老林那兒？」

「你才難受了呢。」

老姜有點慌神。

「我跟你說正經話。你也該說一頭了，咱們現在也不見得辦不到。」

「唉唉！」

一句話，引起老姜心思重重。

「回去叫我姐姐給你上心張羅張羅。」

「……」

「真有不錯的娘兒們。你說呢？」

「老于，你大概還不知道，我也不瞞你了，我有了一個人……」

「誰？你怎不早說？」

「說不大出口……」

「老弟兄了，那有什麼不好意思？」

「別看是壞地方的，心可不錯。」

「市場的嗎？」

「嗯！」

「到底是誰？」

老姜從懷裏摸出一張照片，遞給老于。一霎眼間，老于神色大變了。

「她跟我挺好，早就說要跟我從良。」

老姜因為看着脚尖走，不知道自己的話如何驚擊了他這同伴，儘自己想自己的事。

「老姜，我還得上市場給小芳買東西，你先回去吧！」

老于酒完全醒了。他壓住自己的血勉強這們說着，一步跨過鐵道，奔市場去了。

老姜覺察出有點奇怪，但沒來得及問個明白，也就無心深究了。

老于一直衝進照片上女人的屋裏，還沒等喘過氣來：

「老姜常到這兒來嗎？」

女人見老于氣色不對，想滑：

「哪個老姜？看你又喝——」

「老姜就是老姜，還有第二個嗎？你給我說！」

「他！他！」

「他怎麼？」

「他並沒——」

老于從臉色和眼神明白了一切。他再沒有工夫察明這好女子究竟屬意於誰，給誰的是赤心，只知道老姜又和自己對了頭，就很够受了。一瞬間他已決定去就，再不想分析一下這罪過應該歸誰。他兇猛得如一頭受了氣的獅

子，驕地裏舉起一隻拳頭。但拳頭沒等落下，一股辛酸味道湧上心頭，舉起的手漸漸輕了下來，他痛痛的嘆了一口長氣。

終於，他一扭頭就走出去了。

夜班上，人都看見老于喝得一溜歪斜，還硬要幹活。想逗他，又見他是那付受了氣的兇樣，想勸他別幹了，又攔不住。

該是向山下送炭的時候了。照例老于該是第一車。人見他醉着，想不叫他送。這樣急度的斜坡和拐彎，稍不小心就會出錯的。但一有人攔他，他就要動武。

第一車到底仍由老于送下。

第一趟平安無事。

第二趟也平安無事。

第三趟，老于的車剛開出就一直像飛。壞了，可晚了！人們除睜圓眼睛捏把汗外，不能做出一點有救助的事。車到拐彎地方，按着直線方向衝了出去。

大家都趕到時，老于祇剩半口氣了。電燈光一閃一閃的，又送走一個人離開世間。

第二天傍晚的送殯列中，有個男人抱着一個滿身穿白的小女孩，兩個女人在後邊慢慢隨着。

七月廿二日

蟹壳黃

王予

查○月○日

台端值日希準時前來如遇重要事故須於簽到簿上註明緣由以備查考此致

管英先生

人事股啓

——又輪着我值日，我媽的！

——罵慣了「我媽的」，即使是一個人的時候，也仍舊不改，這是因爲有一次，管英在辦公室裏向天罵了一聲他媽的，科長大聲訓斥他：

——放屁！

——是是，你媽的。

——混賬！

——是是，我媽的。

管英一路咕嚕着「我媽的」。這一路，是從他住着的的地方，到他辦公的地方，城南城北，整整有五里，黃包車的價錢，他從來一問不問，因爲黃包車，他也從來一坐不坐。

一路上，像管英一樣，拖着由冬天的棉袍子改成春天的夾袍子，現在改成夏天的單長衫的腳色，沒有平日的多。

——是星期，但做了辦事員就連星期也沒有了，我媽的！

早上是不吃東西的，習慣已經成了自然，走過糕團店的門口，看見應時的炒肉糰子，蒸饅頭，却還要看一看，雖是帶着這些自然是多餘的浪費這樣的神氣，決不看第二眼就走過了。

擦過了門口的石獅子，獅子腳邊有一些檀香冒着烟，管英想：今天不是舊曆的一個初一，便是一個月半，求狐仙的日子。

想着，可以把頭很自然地低下來，免得看見門口的崗警彈他一眼。

崗警，看見汽車進出，舉槍。

看見包車來往，立正。

看見女職員，張着嘴目迎目送。

看見男職員，照例彈一眼，衣衫破爛一點的，即使是朝到晚退有一年了，碰着什麼大人物要來的日子，還得在彈一眼以外，加上：

——喂，把徽章掛起來！

管英每一次從裏面出來，要看一下掛在衣襟上的那個青天，那個白日，那個滿地紅；每一次從外面進去，低着頭，到看不見崗警的一眼的時候，却總要抬起頭來，看高高在上的一塊大招牌，它顯得很威嚴，總有一種要跌下來把他壓倒的感覺，但他不能禁止自己抬頭去看，他不能免避這感覺，他慣了。

管英的辦公室在後邊，花園裏面的一個樓上。

這花園，很有名；但在管英看來，也不過如此：死氣沉沉的紅槲，七高八低的石橋，歪歪斜斜的亭子，墨黑黢場的池塘，加上一個冷風慘慘的狐仙殿。

春天有幾朵桃花，夏天有一叢荷花，秋天是桂子飄臭，都只有，都只有一點點，像敷衍着季節；到了冬天，大大小小的樹都給殺頭的殺頭，腰斬的腰斬，花園倒像個法場。

看不慣，但是也看慣了，其實一天到晚在裏面，沒有看，只覺得特地來遊覽的人歛歛歛歛地真有點可笑，但祕書居然做即景詩，科長也來和一首，管英想不通。想不通，他就不想。

那樓，也有名，叫夢隱樓，管英說過：

——做隱士嗎？做夢！此之謂夢隱樓。

據說李秀成曾經在這樓上住過，管英想，一定是坐在現在科長坐着的那個窗口的，但李秀成是長毛。

現在，管英進了牙明門，走上了辦公的高樓，看見勤務，那個一陣一陣地發着狐狗臭的江北人，竟坐在他的位置上抽旱烟：看見他進去，站起來了，但管英說：

——你坐。

說着，他坐到科長的位置上去，這是輪着他值日的一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好像他不但過了科長癮也有點忠王氣了。

但今天，他坐在科長的位置上還不覺得舒服，他又一屁股坐了旁邊的一只沙發，兩隻脚一攪兩隻手放到兩面的靠手上去，他想，這樣子跟科長的姿勢差不離了。

——科長？早上會不吃點心嗎？

時鐘正指着九點，

他忽然想在今天破一個例，吃一點東西，早上吃了，中午可以省一點，一樣的，他喊勤務：

——老單，早上有什麼吃的。

——麵

——肉麵是什麼價錢了？

——前天是四塊八。

——光麵呢？

——也得兩塊。

管英摸着錢，但只摸出一張單票來：

——你給我買五個蟹壳黃。

——蟹壳黃也有五角一只八角一只的了，

——不是兩角起碼嗎？我嗎的！

老單下去了。

管英像心縱意地靠在沙發裏，摸出半截五華牌來，吸着，學科長吐着烟圈。

第一個放大了，第二個套進去，而老單從烟圈裏走了上來，兩隻手捧着一個很大的紙包，不像是五個蟹壳黃。

——管，管先生！

老單的聲音發着抖，嘴唇發着抖，捧着紙包的手和紙包也發着抖，一抖就抖落在管英的懷裏：

——什麼！

——管，管先生，去買蟹壳黃的路上，我拾着這個紙包，打開來一看，是這許多，這許多鈔票！這，這怎末辦！

管英打開來一看，真是許多鈔票，他的手也發抖了，但一會就鎮靜住自己：

——道不拾遺，你懂麼？

——我，我不懂。

——這是不義之財，你懂麼？

——懂得一點點……

——你我都窮，但儘管窮，不義之財可不能要，我媽的！

——是。

——而且，給人發現了要犯法。

——是，那末，怎，怎末辦，這許多，這許多。

——讓我先點一下。

——是，管先生先點一下。

點一下是五百元，管英把鈔票包好，說：

——讓我寫一張失物招領，去貼在佈告欄上，還給失主。

——是，但是，管先生，這，這許多。

老單的兩隻眼睛釘在管英懷中的紙包上，管英的兩隻眼睛也離不了它。忽然，管英又把它打開來，取出了五百：

——老單，這給你。

——哦，多，多少？

——五百。

五百

——還有多少？

——還有五，五千，我媽的！

老單接了五百的一疊，手不抖了，一聲不響，直直地站在管英的前面，像一座塔，管英打了一個寒噤，忽然，他也站起來：

——老單，五百，也不是你的，五千，也不是我的，今天我們的運氣來了，我們再去試一試運氣，輸了，譬如沒有拾着，贏了，我們就發了財。

——管先生說去賭？

——對。

——好，我老單打牌九一等，

——不，現在沒有推牌九的地方，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好。

兩個人下了樓，出了花園，出了大門，兩個頭都是昂起的。

兩部黃包車，價錢也不問一問，跳上了，管英在前面：

——南足門！

南足門下車，走進一個紅紅綠綠地油漆了的狹小的門，是一層又一層的更狹小的扶梯，走着走着，老單以為是十八層裏了，但管英告訴他只是假三層，

他們聽見了不斷的鈴聲，老單問：

——是一個很大的辦公室？

——不是，是一個冷飲室。

——冷飲室？

老單不懂，但他們已經在一個很大的房間裏，許多只小檯子當中的一只的旁邊，坐了下來，管英叫了兩瓶汽水，老單喝了一口就打了噴嚏。

這房間沒有日光，幾盞燈黯黯地照着幾百個冷灰色的臉孔，這些臉孔都對着上面正中一個小小的台上，像在看戲，但台上只有一個穿白衣黑裙的女人守着一塊直立的木牌，木牌的上面是一隻畫着龍呀虎呀的滾圓的盤子，台頂上有一排見方的上面寫着一到十二的數目字的玻璃燈，在一到①六和七到十二的中間，又有一盞燈是畫着三顆星的，台的前面，攔着一根紅色的絲帶，離開兩丈遠，放着一只架子，那上面是一管槍。

老單越看越糊塗：

——這是什麼玩意兒。

——你聽，鈴聲停了，你看，那輪盤在轉。

——哦！有人去開槍了，

忽然，許多聲音說出同樣的兩個字：

——三星！

老單問：

——三星怎麼樣？

——三星統吃。

——可以打三星麼？

——不能。

——不通！

——但我們今天運氣好，三星開過了，現在我們可以下注。

——十二門，一賠幾？

——連本賠十一。

——莊家穩贏的，就是打單雙，或者打上六門下六門，一門十元，贏了只有五十，輸了却要六十！這沒有押實的公道。

——自然。

——那我們別做餓子，

——不，我們有運氣，我媽的！

老單不動手，管英開始下注了，他想到五千五的數目字，覺得五是一定有剝的，他就到第五號櫃台上去買了十元票子。

但槍打在六上。

第二次他買了一百元。

但槍打着四上。

老單搖着頭。

第三次他買了一千元，他對老單說，要是這一次不中，算他只有三千八百九十元的命，不押了。

但這一次，槍真的打在五上，管英同老單到末腳一個櫃台上去捧回來一萬一千元。

老單笑了，管英却又去買了一萬元票子，還是押五。

鈴聲響得特別刺耳。

輪盤轉得特別眩眼。

鈴聲停了，一個女人跑過去輕輕地撥槍機：

——老實，五!!!

——他媽的!

——老單，我淨得十萬，餘下來還有一萬五千三百九十元，統統給你。

——哦，够了够了，謝謝管先生!

——你，勤務可以不做。

——當然。

——我，辦事員也辭職，他媽的!

——對。

——現在我們回去。

兩個人都在辦公的樓上了，管英仍舊坐在沙發裏，老單仍舊坐在管英的椅子上抽旱烟。

管英忽然拍了一下沙發的靠手，把老單嚇了一跳：

——老單，你不要開玩笑。

——管先生，我不敢!

——我們的大紙包呢!

——這，這不是在管先生的懷裏嗎?

管英打開紙包來，五個銅板大的蟹壳黃已經又冷又碎了。

——現在什麼時候!

——十二點。

——你吃飯去吧。

——管先生呢？

——五個蟹壳黃可以將就了。

老單走後，管英攤在沙發裏想重溫一下剛纔的夢，但是他已經摸不出五華牌來吐他的烟圈了，他只有重重地罵一聲：

——我媽的！

便吃起蟹壳黃來。

創作半月刊

第二期要目

半月小語
身邊一事
進鐘錶舖有感
悼沈聖時
再哀沈聖時
閑談天書

創作社
伊馬
荻葦
東野平
林涵之
吳蒙

喜落雪
論短篇小說
你這個人(小說)
七月份發表小說統計
木刻蘇州
影評劇評多篇

夏穆天
毛亨
田野
王迎曉

創作叢書第一種
王子短篇小說集

塵夢

即將出版歡迎預約
預約處：
蘇州護龍街七百號轉創作社

詩
七
首

都市的幽靈

都市裏生長着幽靈，
如我便是最黑的一個；
我有一襲黑色的大氅，
一頂黑色的氈帽，
和一根黑色的手杖；
兩條乏懶的腿，
拖着一個沉重的
黑色的影子；
還有一顆叫煩憂
給染黑了的心。

亭子間之夜

我是夜的淒涼的機械。
夜是我的白晝。

夜的亭子間裏，
我的神經質的筆
顫抖着，急馳在
20×25—500的原稿紙上，
一頁又一頁。

急促地喘息着的筆，
灑無盡的藍色的汗，
吐無盡的藍色的血，
在20×25—500的原稿紙上，

路易士

一頁又一頁。

夜是我的白晝。

我是夜的淒涼的機械。

時常我想

時常，我想，

在我的窗外，

應該有一條地平線，

一個天，和一個海。

明兒，我將飄流到

一個不知名的珊瑚島，

去聽無限的風濤聲，

去看海上日出之冉冉。

當歲月之流

從愛者的眸子逝去，

我之歌聲亦漸斂了。

乃馭着風雨歸來，

月夜的窗外，

有人魚之悲吟。

昆明之歌

雨季。最後的都市。

彈躍地畸形地繁榮了起來的

最後的都市。

雨季是很悵鬱的。

在最後的都市的街上走着，

我的悵鬱是和雨季一樣。

鐵道——河流——鐵道——遼長的公路

在南中國的版圖上畫着拋物線，

明天，又是鐵道——海和海。

述懷

棲息在梧桐枝上的鳳凰，
是不樂與瓦雀們數晨夕的。
我寧願不鳴，不飛，
永遠。

再出發之中央C

放下生之 Dada 的杯，
從「虛無」的大飯店裏步出，
在遍佈文化警察和 C. P. D. 的街上
我尋一隻失去了的手表，
而且撤退了每一銀河外星雲的
知識慾之半瘋狂狀態的遠征軍，
用離開了巨型望遠鏡的眼
注視着棲息於一奇蹟之微塵的

全人類的悲劇命運而再出發，
並直覺地以右手的姆指
在生命的大鋼琴上，彈響
一個最本質的中央C。

我：磁性的音響

那是一組危險的具磁性的音響。
來了，來了，修長的，吹着口哨。
莫挨近他！那是不智的。
離遠些，遠些，而且加以詛咒，加以射擊吧。
你將獲得名譽，羣衆，
和巨額的版稅的。

一卷一期二月詩抄（7與6）正誤表

(誤)

拿着手杖6
咬着煙斗7
數字是具備了手杖的形態的
數字是具備了煙斗的形態的

(正)

拿着手杖7
咬着煙斗6
手杖是具備了數字7的形態的
煙斗是具備了數字6的形態的

確適的詞句與曖昧說

——詩論百題

應寸照

確適的詞句，是把意境一些都沒有免強的表顯出來的詞句。在文藝的範圍之內，是屬於修辭學所管理的一個部門；不過牠在詩作上面，則又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

在詩的境地裏，常時有一種不尋常的構思要鋪敘出來，而於習見的詞彙裏，却又沒有現成的確切不移的語句或字面可用，則詩人不免於要去探尋一些未嘗有過，而稍微見得生疏似的字面來了。在這種樣子的詞句配製或調和之把牠來適應裝飾使用之際，則又不能避免的，又要生出些相關的是非來了。

因為是有了一個新奇的意境，免不掉便要配以同樣程度的新奇字面；在作者也許以為是配得「差不多」了，但却是在讀詩者的辨認能為裏，不因這「差」了「不多」，而便能體味得着那個新奇的全個意趣。——他們的要，也許連這個「不多」的「差」，也是不要的；要是一些些都沒有「差」的周身確適的詞句。關於這種事情，讓我們來看看大文豪福羅培爾（Gustave Flaubert）的名言：

我們所要表出的什麼？這裏祇有唯一的字可以表出牠；說明牠的動作的祇有唯一的動詞；限制他的性質的祇有唯一的形容詞。我們不能不搜求這個唯一的名詞，動詞及形容詞，直到發見了為止。祇是發見近於這字的字，也是不能滿足的。這事不能以為困難，模模胡胡地了事。

根據這樣的說法，可以見詩作的詞句更是不可以「模模胡胡」的便「了事」的；寧可寫不成篇，却不能寫得沒有裝配好確適的詞句就充數。——筆者在「詩論百題」裏裏會說過一些關於情緒逃避的話，在這裏也可以如

此地說一句：情緒要不是主觀地給他逃避掉，也許是由於沒有拔得着確適的詞句才給逃避的。

確適的詞句在詩作中，是絕對的需要的；詩作者不能是「模模糊糊」的「了事」，這是毫無疑義的了。但這裏有一種「曖昧」說的見解，又彷彿站在相對立場的形勢上。

郭蒂亞 (Theophile Gautier) 在波特萊耳 (Baudelaire) 的詩集惡之花 (Les Fleurs du Mal) 的序文裏說：

台克丹的文體，是富於才智的、複雜的，雖是極瑣屑的意味也毫不遺漏的文體；是能使語彙極端的豐富，要表演思想上向來難以說明的東西，表現形式上向來最曖昧最易消滅的輪廓的文體。總之是超越了向來的語言的範圍的文體。換一句話，台克丹的文體，是語言的最後的努力，進步到語言這東西所能達到的最高的地方。

如此說來，則「曖昧」的是美的了，我們便好像用不着再有求於確適的詞句了。曖昧的是朦朧的，看起來有些像這個，又好像不像這個的；你一定把來說明了某定的詞句，倒反是不美了。則我們從事於詩作的人，將處於兩姑之間，你說要確適，他又偏說不要確適。那末究竟還是確適的好呢，還是曖昧的好呢？

其實，上面的兩種說法，全都是一樣的見地，你只要看前節的起端，和後段的末句，他們都無非要將「語言這東西」用於「所要表出的什麼」，而並且要將牠弄到「最高的地方」去。便是說，我們有時候因了意境本身的曖昧，為什麼不要用表演那種意境的詞句呢？麥拉梅 (Stephen Mallarme) 說：

實指對象，便奪去了詩的享樂的四分之三。因為詩的享樂，是成立於僅得略略推測的事的幸福中的。——暗示便是夢。

沒有「實指對象」的意境，便是曖昧的意境了；如此則「所要表出」的詞句，也顯然是曖昧了；而在使用上說，牠却是確適的。這就是已經把來提到較高的地方去了。那正是詩人的能為，你怎麼好說他「模模糊糊」呢？但是再反過來說，詩人有會得弄巧的，則儘可以弄些模模糊糊不清的詞句，以「曖昧」之的。只要說他的意境，

原是這一個相鏡的，你認得出也能，認不出也能，反正這是讀者的事，不是作者的責任，這末輕輕的一推，也就將讀者們推到「反省室」裏，讓他們自己去審問自己去了。

實際上，儘管有些詩作者，會得那麼地怨己責人的弄巧罷，他終於不能將自己纏上來；他甚至會將自己養成了一個愚蠢的作者。因為他先就應該知道，在讀者裏面是儘多高出於自己的作者的。用了這個愚劣的方法之後，他豈但騙不了人，抑且那個「反省室」裏的自然，還要讓自己去執行。詩人不能沒有曖昧一些的意境，也便尤其不能不有確適的詞句來表演牠；因而即有了某種隱藏的情趣，亦能從詞面上尋得着這種氣息。愈易於尋得着的，便愈見確適。無論把「語言這東西」提到多少「高的地步」，牠總還是語言的；決不會搖身一變，變做了「神咒」。

所以愈有難於表說的意境，愈要搜求絕無免強的詞句。詩人常不惜「踏破鐵鞋」尋覓着了牠，你如果不能有裝得落你的情緒的詞句的舟車，那只有你讓情緒丟棄掉或拋却在海裏，供給做魚類的腹食之為愈。

確適的詞句是詩作的必要的軀體；在幽奧的意境裏尤為着重。詩人並且不能假借曖昧之說，而投機取巧。

文 編

夏 炫 主 編
第三期已出版

論文藝的踢盞運動	田 野
黑白鍵	周 瑩 · 揚 砂
叫做齊默特色的布利亞人	艾 鄉
夜販	曹 白
用滿溢的聲音	夏 穆 天
橋	慕容慧文

新宇宙童話

譚 洛

其一 狗的宴會

鄰人甲和鄰人乙站在屋前的一棵大棗樹下數着窩子，各人的腳邊立着一匹大狗。窩子熱得像只紅燈籠，很吃力的吊着。但數目是一千零一枚。

鄰人甲和鄰人乙各自很固執的要獲得那一個不可分配的奇數。

鄰人甲提出理由：

——因為這棗樹的椹枝已伸到我的屋頂上了，理當由我多得一枚。

說完，他拍拍腳邊的黑狗，黑狗很懂得主人的意思，把嘴向天空咬了幾口。

鄰人乙也提出理由：

——因為這棗樹的根已爬到我的牆基下了，那剩餘的一枚歸我是毫無疑義的。

說完，他拍拍腳邊的白狗，白狗早知道主人的意思了，把健壯的身子搖擺起來，並且故意的用尾巴掃在黑狗的身上。

黑狗忿忿的跳起來，把前爪舉得很高，作了一個猛撲的姿態。鄰人甲極力把他攔住，拿起牠的尾巴來很和善的吻了一下。

鄰人甲和鄰人乙又各自提出不下一百條的理由，但仍無結果。看看樹上的菓子，忿忿的走到各人的門口坐下來，黑白狗各自在主人的面前張牙舞爪的跳着。

鄰人甲把黑狗抱在懷里，用自己梳鬚的小梳子替黑狗理着毛。黑狗感激的舐着主人的手，表示願意爲主人盡忠的意思。鄰人甲放黑狗在地上，在他的頸子上一拍，黑狗就箭一般的躍出去了。

其時，白狗也早已從牠的主人的懷裏跳出來了。

黑白狗在場子上勇猛的咬起來，叫着，跳着。

鄰人甲和鄰人乙大聲呼哨，爲自己的戰士助勢。一面撕着新鮮的牛肉，一條一條的掛在牆上。

——親愛的朋友，爲主人盡忠吧！

黑白狗更拚命的咬起來了，簡直忘記自己是一條狗了。兩只狗追着風，打得很遠很遠，直到他們的主人看不見牠們的影子，也聽不見牠們叫聲。

鄰人甲看看鄰人乙，鄰人乙看看鄰人甲，各自仍安靜的坐在門檻上，撕着牛肉。

忽然白狗喘着跑回來了，一只耳朵搖得很不相稱。一路滴着血，洒在地上像一條美麗的花線。

鄰人乙把白狗摟到腳邊，撫摸着那失去耳朵的一塊地方說：

——白狗，朋友，你爲了盡忠主人的緣故而失去一只耳朵，這是勇敢的，上帝必定賜福給你。

一面喂牠一條條的牛肉，一面替牠擦上藥，從事傷口的包紮工作。

白狗從眼角淌下兩行淚，不是因爲失去一只耳朵，而是因爲未能替主人打勝戰。主人很知道牠的意思，就用安慰的口氣說：

——白狗，親愛的朋友，不必太傷心，你還有爲主盡忠的機會，雖然失去一只耳朵，但你不是還有好好的四條腿嗎？

白狗點點頭，很想再跳上去，但沒有能作到。

其時，黑狗正一跳一跳的回來了，鄰人甲一看，少了一條腿，再一看，却是腳在嘴裏了。

黑狗躺在主人的腳下，還不住猜猜的叫，但聲音是很細很細的。

鄰人甲吻了黑狗，拜且真摯的落了淚。黑狗自己當然也是傷心的，一面吃着牛肉，一面把尾巴放在主人的膝上。

鄰人甲把黑狗抱起來，喃喃的說：

——上帝是不會忘記有一只黑狗曾爲牠的主人效忠因而失去一條腿的。親愛的朋友，再吃一條牛肉吧！

鄰人甲又從牆上取下一條牛肉來。黑狗吃完了牛肉，把大牙互相磨擦得發聲。

——嗯，黑狗朋友，你雖然折斷一條腿，却仍然有幫助主人勝利的武器。瞧，你的牙還是那麼鋒利哩！

黑狗感激主人犒賞的新鮮的牛肉，而且牛肉實在爲牠增加了再盡忠的決心和勇氣，就從主人的懷裏一縱，用三只腳跳着又打戰去了。

白狗也一躍跳出來，耳朵的紗布還沒打好結，一直散掛在地上。

就這樣，黑白狗的第二次大戰又開始了。

鄰人甲和鄰人乙的呼哨聲又起。

——朋友，朋友，爲主人爭取最後的勝利啊！上帝不會忘記這次戰爭的。

黑白狗在地上滾着咬着，滾得很遠很遠，直到他們的主人看不見牠們的影子，聽不見牠們的叫聲。

鄰人甲和鄰人乙安靜的撕着牛肉。

約摸是人們吃一餐飯的辰光，狗們未見回來。

鄰人甲跟着鄰人乙一同出去找尋他們的戰士。

走到一個乾涸的湖邊，只見白狗正仰着肚皮，幾百只蒼蠅歇在牠的推出的肚腸上，白狗想用尾巴趕走討厭的蒼蠅，但尾巴却不知去向了。

黑狗爬在一塊土地上，想伸出舌頭喘一喘氣，可是伸了半天却伸不出一條舌頭來。

鄰人甲和鄰人乙各自抱起自己的戰士回去了。

各自坐在門檻上，替自己的戰士醫治着創傷。又把大量的牛肉塞到狗的嘴裏，但黑白狗啣着牛肉却無法吃下去了。

——唉唉，上帝不會忘記這次戰爭的！黑狗朋友。

——唉唉，上帝不會忘記這次戰爭的！白狗朋友。

鄰人甲和鄰人乙望望吊在樹上的燈籠般的大棗子正準備開始第三次大戰的時候，走來了鄰人丙，跟着一匹高大的黃狗。鄰人丙問：

——爲什麼而戰爭呢？

——一枚棗子。

鄰人甲和鄰人乙同聲答道。又把各人應該獲得那剩餘的一枚棗子的理由重述了一遍。

鄰人丙發表了言論：

——親愛的鄰人甲和鄰人乙！這是很不難解決的事，請聽我分配的辦法吧。一千枚棗子每人得五百，剩餘的一枚因爲不好分配，就送給我吧。作爲一個調解人的酬勞。

說畢，蹲下來拍拍自己的大黃狗。

鄰人甲和鄰人乙各自看了一眼自己的狗，牠們正仰着肚皮艱難的呼吸着空氣。

鄰人甲和鄰人乙點點頭。戰爭解決了。

鄰人丙說：

——握手吧！把剛才的不幸的戰爭完全忘掉。

於是鄰人甲和鄰人乙握手了，表現得極其誠懇的樣子。鄰人甲很惋惜的問鄰人乙：

——閣下的白狗怎樣了？

——耳朵和尾巴全沒有了，壯腸拖出足有一尺長。閣下的黑狗呢？

——舌頭沒有了，折斷了一只腿，正在喘氣哩。沒有了舌頭喘氣很困難，怕是不中用了。

鄰人甲和鄰人乙互相惋惜了一番，又互相祝了對方永遠的健康之後，就各人坐在自己門檻上去了。

鄰人丙在樹上摘了一枚燈籠大棗，正在嚐着滋味。黃狗在主人的周圍繞着圈子。

忽然鄰人甲站起來，向鄰人乙和鄰人丙拱一拱手，說：

——爲了雙方的友誼，爲了忘記這次不幸的戰爭，我願意貢獻我的黑狗舉行一次歷史意義的大宴會。

——那我也願意貢獻我的白狗。

鄰人乙舉手贊成。

於是鄰人甲和鄰人乙協力把兩條黑白狗吊在屋前那棵大棗樹上，動手預備剝皮了。

黑狗和白狗這時已緊緊擁抱着，嗚嗚嗚的哭起來，從喉嚨裏咕咕噥噥的叫了幾聲。若把牠們的叫聲譯成人話，大概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狗類啊，爲什麼要盡忠於人呢？爲了人，我們互相咬掉了耳朵，尾巴，舌頭和大腿。到現在，我們都傷得將死了，人們還要剝我們的皮，用我們的肉舉行他們友誼恢復的歷史大宴會！人，我們的敵人！主人，敵人的敵人！狗類爲什麼如此愚蠢而不自覺呢？狗類的不幸啊！嗚嗚嗚……

黃狗蹲在地上，感動的哭起來。忽爾，牠豎起尾巴疾步走了。

鄰人丙用口號呼哨着喚牠回來。牠跑回來在主人的腳上嗅了一嗅，猛地咬了一個腳指頭如箭一樣的飛躍而去了。

第二天鄰人甲和鄰人乙舉行了一個「狗的宴會」，鄰人丙因爲腳指流血過多，睡在牀上不能出席。

鄰人甲和鄰人乙暢意的吃着狗肉，并且極其誠懇的願以自己的健康祝禱對方的健康。

自然，他們不能忘記留兩塊狗肉送給還睡在狗巢裏的黑狗和白狗的孩子吃。

其二 幸福的山羊

山羊們把草吃飽了，山坡上散步着。

太陽將落山，陽光把潔白的羊毛照得發亮的時候，牧羊人就吹起響亮的口哨來。

山羊們都咩咩的叫着，爭先恐後的跑下山。牠們看見那個慈祥的牧羊人，牠們的爸爸，正揚着用柳葉編成的鞭子在天空耍着圈子。山羊們的背上正歇着討厭的野蠅子，切盼着柳葉鞭子能打下來。

牧羊人不能照顧到每一匹羊，揚起鞭子隨意的打了幾下。沒有被賜賞的山羊們未免悻悻，但也極其柔順的跟着回家了。

第二天天剛亮，山羊們正在棚子裏做着打滾的遊戲，牠們的爸爸，那個牧羊人就走進來了。牠們正奇怪：

——沒有這麼早就上山用早餐的事啊！

但再一看，後面還跟着一個人哩：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山羊們只認識草兒是青的，柳葉編的鞭子是輕輕的，牠們的爸爸的衣服是破的，對於這個奇奇怪怪的人表示很驚奇，於是前體都豎着耳朵叫起來了。

那個奇奇怪怪的人和牠們的爸爸咕嚕了半天。牠們的爸爸走過來，隨手抱起一匹同伴，拍着牠的白肚皮，對那個人說：

——肥的很哩！

其餘的山羊互相擁擠起來，都搖着自己肚皮，誇耀着。一面大聲的叫起來：

——不公平！不公平！我的肚皮比牠肥的多哩！可是，那個奇奇怪怪的人走出去了，牠們的爸爸把手裏的伙伴放下來，也跟着出去了。

那匹獨得誇獎的山羊豎起短短的尾巴在伙伴們當中獨來獨往的散着步，顯得很驕傲。

其餘的山羊正氣咻咻的要用觸角全體對他加以攻擊的時候，牠們的爸爸又進來了。把山羊們統統趕出棚。

山羊們排着隊伍，像一連串的雪球那樣往前滾。那個奇奇怪怪的人走在前面，牠們的爸爸，牧羊人跟在最後，揚着柳葉鞭。

經過那座長滿了青草的小山坡，全體羊們嘩嘩嘴，心想：該是早餐的時候了。都準備往上跑。有兩匹小山羊最先跑過去，可是柳葉鞭迎頭打下來，把牠們趕回隊伍裏去。

小山羊走着一路想：

——爸爸真正好，可是我們現在身上却沒有野蠅子啊！

走的路漸寬了，兩旁的人住的棚子都比牠們的高且大。有很多的東西都不是在那座小山坡上所能看到的，那山坡上只是吃膩了的青草。山羊們都七嘴八舌的私議起來，所得的結論：擁護那個走在前面的奇奇怪怪的人！因為是他帶領牠們出來游玩的。於是山羊們都搶先的擠上前，把那個奇奇怪怪的人幾乎加以包圍了。

但柳葉鞭却不住的打下來。山羊們齊聲喊：

——我們的背上確實沒有野蠅子啊！確確實實！

可是牧羊人的鞭却打得更緊。

——我們的爸爸關心我們太過分了。真沒法子。

山羊們想。

到了一座大棚子。

那個奇奇怪怪的人走進去，

——出來了！出來了！歡迎歡迎！

奇奇怪怪的人伸開手，站在這羣山羊的前面。山羊們知道是來抱牠們的，都跳着擠上前。站在後面的從前面的伙伴們的身上爬過去。

但那個人只能抱起一匹，其餘的山羊都很失望的咩咩叫起來，很失寵的神情。

至於那匹受寵的山羊，睡在那個人的懷裏，顯得幸福的驕傲而柔和。

那個人走進棚子，把山羊放在一條大木凳上，輕輕的拍着牠的肚皮。

——舒適的牀啊！

山羊想，從來沒有睡過哩。牠正感到四條腿舉在空中無處放的時候，那個人走過來就用麻繩爲吊上了。

——舒適，舒適！

山羊很得意的叫了幾聲，把頭偏向裏面，看見一個架子上吊着一大排同伴，都閉着眼睛，怕在睡覺吧？

——真是幸福的睡態啊！

想着，想着，那個人把自己的頸子往後一扳，山羊的四條腿一癢，後來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其實後來的事情是這樣的：那個架子上又多了一大排幸福的山羊。

血

弄

回憶能够暗了心靈，也能帶來興奮的往事。

六年了——當我第一步邁進這條弄子，還是繁華的景色，繁華的氣質，能使中國人——純粹的中國人——直不起腰來行路。

這裏離黃浦灘的碼頭很近，有着挺直了胸脯的洋老爺，高傲地扶着打扮得奇裝異服的洋女人——當然也有國人，但都洋化了以後，分辨不出是實種的遺民。——自由地散步。

黃浦江上，在直流入海的水上，嶺立着數不清的巨大的兵艦，像蘊神一樣排在那混濁的流裏；砲口伸入晴空，各色的旗幟在風裏飄揚着——這風是從中國內地颳來的吧，帶着千百萬個百姓之血腥的呼吸氣息。

我當然也是一個直不起腰來行路的中國人，因為

穆

穆

教養——說是社會的教育也未嘗不可——告訴我，這樣小心翼翼地低頭謙恭，尤恐招惹是非。但是這條弄子我由第一次光臨，無形中有種魔力引我問津，朋友曾告訴過我，這條弄子是私人鬥爭最厲害的場所，也是人們所共稱的——血弄。

但是，這些都不能威嚇住我的興致，因為我留戀着這個地方的一個女人，她是一個酒酣開的女侍，既在妙齡，性格又極爽快，頗有燕趙勇士之風，她最值我迷戀的美點，是那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在直奉交戰時期，她和我同在北方一個古城裏親遭着兵殃的塗炭。這樣，我們每當半醉中，談着以往的經歷——那已死去的，而且不必要談起的事蹟——我們似乎都回到了童年，都浴於美麗的青春中了。

因此，我常冒險來拜訪這位故人，而她對於我這

樣的顧客也不顯得厭煩，因為我可以在她麻醉的生活裏予以新的刺激。

一天的下午，是夕陽仍然要往西下的時候，大地上塗着一層粉紅的色彩，好像給人開留着一個最後的微笑。

我迎着這天然的圖畫，邁進了這條血弄，心情有着神妙的激盪。

可是，當着我第一眼望見一羣人圍着兩人在劇烈中鬥仗時，我的心潮也澎湃了起來，這樣打仗是表現着青年的血氣，活力的鬥爭，由於好奇心走近人羣中看看，是兩個不同國際的水兵，內中有個水兵是我常看見的，也常在那個酒吧間喝酒，同時也是我那個女朋友——娜娜的客人，但是每次他來喝酒時，娜娜便向我道歉一句，走向了他，我或我第二個女侍談天，或者不舒適地算賬走出來，所以向來也沒談一句話，因為我怕和洋老爺談話。另一個水兵我沒見過，但也是一個堅實的小夥子，當我在人縫裏擠着，見地上已流有血迹，兩人都受了相當重的傷，而那個酒吧間的老闆也在其中說着客氣話，旁邊還有幾個中外的巡捕，有的勸止這二位鬥士，有的用鉛筆頭在小冊上畫着

，好像新聞記者一樣煞有介事。這幕劇我看得不耐煩，只在腦際裏領教着血弄的名義。

當我進入酒吧間，有兩個巡捕跟着娜娜走出來，娜娜滿面倉惶，眼睛哭得紅腫了，她看了我一眼，好像有什麼話要和我講，但制止住地回頭走了，我相信在她剎那時間會想到我這沒有力和沒有用的人，我眼看着她淚水冤屈地流在眼眶外。

酒吧間的景象，大非往日的熱鬧。幾個女侍都在竊議着，好像很嚴重，又好像抱不平，她們能舉出很多的例子，來推測着這事的結果。我楞住了，不知其事的因由何在。

「怎樣一回事？」我終於鼓着勇氣突破了嘴唇，問着一個素日和娜娜不壞的女侍。

「娜娜這次完了！」她簡單地答着，我看這事似乎很嚴重。

「先生，你沒看見方才的兩個水兵嗎？」

「這於娜娜有啥關係？」

「還不是爭風！」

「唉！爭風而流血是值得的，爲什麼要逮捕一個軟弱的中國女人呢？哦！弱小國家的人民。」

野草書屋

專售文藝書籍

經銷全國雜誌

內場商華中大路華中京南

我自那次再沒到那條弄裏去，剛後又流浪於他城，今次重來此處，已不如往日的繁華了。

那個酒吧間早已改變了門面，做着別的生意，那裏往日的——六年前的——主人不知那裏去了，而娜娜的下落若何也無人提及。

那兩個強國的水手呢？隨着兵艦斂迹了，是否在戰時的今日，伴着砲火同歸灰燼呢？

我佇立了許久，六年前一幕鏡頭在我眼前重演一次。

血弄，死寂地躺的人間。

旋

風

一卷小說

夏穆天

三

當他靜靜地坐下的時候，夕陽把飯館的窗子都抹成了紅色，一陣熱悉的，有同激辯的語聲，昂奮地從隔壁送過這個小間來。尖着咳嗽聲，還夾着一個女性的獨有的輕脆的笑聲。從板壁隙縫望去，他看見了尤里。

他捶在板壁，打斷對方的談話，高叫着：

「尤里。——」

尤里聽見了丁穆的聲音，便叫他過來。

他很快地走過去，這個房間比那個寬闊的多，而且窗開着，讓快沉落的太陽把人的影子投到粉壁上，這裏充滿着明朗和快樂。他看見蒙着紅色撞布的圓桌上，菜着的盤子已經空了，雜放着，和半瓶酒。

王亦夫蒼白的臉被酒醱起不適合的紅潤，他用兩手煩燥地搔着頭髮，眼睛裏結滿了紅絲，像一頭喪氣的狗似地，頹廢地坐着。

「你爲什麼喝酒呢？你的病不可喝酒。」丁穆把他的酒杯拿過去。

「我又爲什麼不該喝酒，」王亦夫固執地，深沉地說，滿懷着生命的痛苦的，酒的刺激却使他忘去了那些可悲哀的，無邊緣的人生，他問着：「我爲什麼要珍惜我的生命。」

「可是實際上再過十分鐘，你就又要珍惜你的生命了。」丁穆不動地看着他，有力地說：「你再想一想。我不喜歡干預別人的，把酒杯再還給你。」

和他的印象完全相反地，迎着丁穆沉毅的眼光，一個樸素的，穿着藍色外衣的女郎，用含笑的眼光和他的眼光迎合着，她的平潤的健壯的腰部倚在椅背上。這小屋子好像浸沉在金色的霧裏，她底對他親切的注視，使丁穆不能不把眼睛轉向尤里。

尤里爲他們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他知道她的名字叫茜玲，是尤里的同事。對她，他感到一種奇異的愉快，他快樂地對她說：

「允許我們去掉那些煩瑣的禮節吧，我們會成爲很相識的朋友的，是嗎？」

茜玲靜靜地點點頭，她是那樣的溫雅而美貌，她低聲地說，這聲音好像只有丁穆可以聽見：

「那當然可以的。」

「酒是你們的，」王亦夫這時悲哀地將杯子推到一邊去，斷續地說：「想想，我還不能不珍惜一點生命。」

「爲什麼呢？」丁穆挪揄地問。

「我還有母親，還有孩子呢，」王亦夫站起來了：「我要回去看看我生病的孩子去了。」

「你飯都不吃嗎？」尤里問。

「我什麼都吃不下，我已經飽了。」

他沒有和一個人招呼便走去，茜玲用慈愛的目光送他好遠，她看了穆正望他的背影笑着：

「如何還能使他快樂一點呢？」

「我聽說你有獨特的思想，」茜玲說：「我想問你，照你的意思，人怎樣才算幸福呢？」

「我的思想很平常，有健全的身體，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簡單地回答這個女郎：「我認爲就是幸福。」

「我常常想做我喜歡做的，可是有時我的四週却實在不允許我那樣做。」她輕聲說，手在撫弄着桌布。

飯送進來了，他們便廢止了談話開始就餐。她是很可愛的，丁穆開始這樣想，不知是些什麼思索通過他的思想，他不時望她，她吃得很慢，她的目光不時也和他相遇，於是就慢慢地低下頭去，這些動作是輕微的，掩飾的，尤里決不會注意到這些，雖然如此，丁穆還是吃得很快。

吃完飯他們便出來了，尤里問：

「我們到那裏去。」

太陽還沒有落下去，西方的天空更紅，更燦……茜玲正和丁穆密談着，這時，她想起什麼，說：

「我們到城外划船去，好嗎？」

「我非常贊成」丁穆愉快地附和着說。

尤里也同意了，他們便取道向不遠的城外走，突然，在道路旁邊，丁穆站住了，和車上的一個少女打着招呼。茜玲感到了穆不在身旁了，因爲沒有了那熱情的，低語的耳聲，她和尤里走到一起，轉過臉，她看見了穆在和車上那少女親切地談着話。

那少女也看見他們了，向他們擺着手，尤里也笑着點了點頭，一種輕拂的情感，使她感到秋天有點冷，便淡淡地問尤里：

「她是誰呀？」

「是一個學生，你不認識她嗎？」

茜玲臉紅了一下，這時她才看清了周玲的面孔，不自然地轉過臉去。

丁穆迅速地疾步趕上他們，在經過他們學校的門口時，恰巧一個校役遇到了尤里，說學校裏有要緊的事，便

把尤甲叫去了。

只賸下他們兩個人了，在黃昏的小路上走，那近處的湖已在他們之間顯現了，映着天上的彩霞，彷彿一面大的無波的鏡面。

湖面平靜地潑漾着秋水，一兩隻白鷗飛起；雲朵映在湖裏，風是平和而寧謐的，沁涼地散過她的胸懷。

船在岸邊悄悄地停泊着，用繩繫在樹身上，丁穆跑過去解着繩結，他跑得很好，撒了她好遠，茜玲氣喘地追來，她的酥軟的胸脯，爲伸張的兩手的招攏而好看地起伏着，踏着岸上快要枯萎的蘆草，響着低勻的吐吸。

老遠地看過她，丁穆感到非常愉快，他用手攏促她，她輕笑着叫着：

「你跑得太快了。就是這隻船嗎？」

丁穆點點頭，纜已解開了，船身在水裏旋轉着，他敏捷地放了船槳，茜玲便輕輕地踩上船尾。一扶槳，船帶着水流的漩急的聲響離了岸，丁穆騰身也躍了上去，船身一陣大的震動，向兩旁傾斜着，她小心地說：

「坐好，我們會掉下去的。」

丁穆用微笑回答她，他用刀地搖起槳，船以平穩的迅疾的速度，向湖心馳去，形成兩條輕濺的一團團寬的水紋。

「我要脫掉這些討厭的衣裳，披開頭髮，投到這水裏去，這水多清亮啊！」他意外地快樂的高叫起來，問她：

「你會游泳嗎？茜玲。」

「會的，不過不好。」

這個人，就是這個坦白的，健壯的男子，從他的笑，他的有力的四肢，散發了一股不能束縛的溫流；雖然他是陌生的，是被幾個朋友認爲是獨特的一個，而且他的笑，他的突然的動作，常是帶着放縱和過份，可是，她不知怎麼竟沒有一點討厭或卑視他的心情。而他的朗健的語聲，却引起了她內心的愉快。

這方樹林溶解在一重灰白色的轉變裏，夕陽已經沉下去，夜已經來了，月光溶着湖上潮溼的風。

「多美的夜啊！她快樂地叫着，伸開了兩臂。一個奇美的念頭馳進了她的心底，把她興奮的臉燒得更紅了，她想着：「他千萬不要愛我呀！」

丁穆搖着槳，船已經慢慢地湖心漂蕩了，他望着她，好像猜知了什麼，愉快地笑着。

「有些人說你思想奇特，說你否認了許多已既成的學說的理論，那是真的嗎？」她想起了這個，不安地問他。

「那是沒有的事，」他安靜地說：「我從來沒和任何一個人，正式提出我整個哲學的系統說過或是討論過，他們因為我和他們不接近，或是不相同他們的行為，便這樣地決斷了我。其實，我是很平常的，（這幾個字非常用力，）我認為把自己人生的概念揭示給別人，是愚蠢而多餘的，因為人，單純的社會的一分子，無論那一個，都是爲了追求生命的改造，而無須顧忌別人的行進。」

她感到他的話是誠實而可相信的，聽着他繼續說下去：

「談到智識，必須先解釋智識這個名詞，智識是什麼？不過是爲了幫助人求得人們的生活的向上，創作和書籍，同樣的，假使我們留心到尼采哲學全部的體系，留心到黑格爾的『一元論』，這些全是企圖推給我們一種條例，一種範疇，使我們拘守於一種宇宙觀里去解決自己，實際上，我們讀了這一類的書，爲什麼還讀相反的內容的書呢，那就是叫我們從各種智識裏，來啓發自己，到從事這些以後，書籍的價值就失去了，因爲獨一的學說除了盲從而認真來解釋，還有賴於每個人，單獨的社會的每一份子的性格與環境，這當中有含有人性問題的存在了。」

一隻白鷗，在船的左邊的水面飛開來，照在月光下的蕾玲的面孔是那樣美，丁穆把槳從手裏鬆開，搓着手說：

「我太疲倦了，蕾玲，我從來沒對別人說過這麼長的話。這夜真太美了。」

四

丁穆歸回的時候，已經到夜深了，他用力地敲着門，他待立了很久的時候，才聽見一聲衰老的聲音答着。

「謝謝你，伯母。」他走進來說。

「不要緊的。」章茫的母親說。說完，她又移動那瘦弱的小腳慢慢地向後走，那衰老的身體抖顫着，一直走回屋裏。

章茫還正在讀着書，他站起來說：

「媽，你還不該睡嗎？」

這老婦人坐在他旁邊，用愛撫的眼光看着她的兒子，他和許多被嬌養的兒子一樣，有時母親的過份的愛撫反會引起惡感，尤其他已成長到成年，他覺得她時時用許多沒有理由的關切，像對待一個還吃着乳的小孩子似地來麻煩他，使他有點不舒服。

「你最近太忙了，真的，」她阻勸地說：「你不會自己感到苦嗎。」

「那沒有什麼。」他打一個呵欠。

她有點不喜歡他這種姿勢，這種悠閒的不經心的回答，她常覺得章茫不像從前的時候一樣，聽她的話，討她喜歡，而且不能一天不看見她。最近他常常惱怒，常常傲慢而冷淡地對她。

這個家庭和許多經過戰後的家庭一樣，她常常回想着已衰舊的門庭，她回想自己的過去，像一個紡機樣地，在心靈的深處，響起了低微的困倦的仲述，在那撲實的，而常感到冷清的，一個寡居老婦人的心裏，常希望從兒子那裏，取到一點了解她心情的寂寞與傷感的慰安。因此，她關心章茫，給他超過一切母性獨有的愛撫。

她焦慮而微有不快，憂愁地望着他，半響，她嘆息着：

「怎樣你才會知道愛惜自己呢，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章茫粗暴地阻斷她的話：「你不把種種小事來麻煩我，就是愛惜我了。」他扔掉書，站起來，

忍耐地又換一種語氣說：

「我要去睡了。」

說着，章茫便走到後邊去，悲哀的母親孤獨地坐在燈前……。

又過了一天，丁穆又在很晚的時候才回來。他去找茜玲，而茜玲沒有在，他對尤畢說：

「不，我決不會愛她的。」

現在他走着，彷彿一個沒有坐騎的人，走不慣路的姿勢：

「這真是沒有道理的，」他自語着，逆出了聲音：「那笑談，那假傍，是真的幸福嗎？——這個女人……」他忘了走過自己的門，從一條稀漏的窗縫裏，他聽到一陣哭聲。

這哀願的淒怨的餘韻，顫蕩在如水的月光中，從裏面射出的燈光，完全被月光所浸溶，他輕輕地躡足走向前去，從窗口向裏面望，一支蠟燭快要燃盡了，照着一個少婦愁苦的臉，浮腫的眼圈，雪白的孝服還沒有脫下，她用手在拍着床上已熟睡的孩子。

他退回來，向自己的門走去。

「她將來會像她一樣的，」他奇突地想：「戀愛真是一件多餘的事，人們爲什麼要戀愛呢？……」

月光冷地照着他，嗚咽漸漸聽不清了，大門竟沒有關，他推開虛掩的門進去，又翻身關好，這時，他聽到歌聲從他的屋裏送出來。

他不能斷定屋裏的人是誰，因爲他聽出是一個女性的聲音，然而不是周玲，周玲的聲音像依人的小鶯，而這聲音，有點放任地，而且落着一種成熟了的女性特有的圓潤。

他推門進去，那歌聲立時止住了。

「啊，茜玲，是你——」他愉快地握着她的手，用力地，讚賞着說：「你唱的太好了。」

茜玲謙虛地一笑。
章茫在旁坐着，他不時謹慎地看着茜玲，他很愛這個女郎，他看見了穆進來，便從剛才的侷促中解放出來。

「你爲什麼才回來。」

「我去找茜玲去了，她沒在，却在這裏遇到了。」

「你剛才去的嗎？」茜玲問。

「很早了，天剛黑吧，」丁穆說：「到一個地方，早早就坐下來，忘了走啦，和尤里談了一會。」

「你們常辯論的？」

「也倒不，吵架有什麼意思，話說的太多了人總要疲倦。你來了很久了嗎？」他問她。

「她來一個鐘頭了。」章茫說，看看茜玲。

「有時候我有一種懶惰的脾氣，」丁穆說：「到那裏時候，我連話都不想說，可是對於吃是永不懶惰的，因爲這緣故，我從不去批評別人，我是主觀的去相觸於我週圍的社會，人生是一段長的旅程，各人有各人生活的方

式，和不斷的改善，我不想去觸犯別人，只希望，啊，我可以永久做我喜歡的事。」

夜靜寂得平和而可愛，花的香氣隨夜霧撲進來，茜玲聽他的話，心裏想着：

「他好像自覺得閑逸……」

她在翻着手裏一本書，笑着說：

「章先生剛剛借給我一本書，這些詩真是很美好的，章先生很喜歡藝術呢。」

「藝術不好嗎？」章茫臉紅了一下，無意思的說。

「很好，藝術是崇高的精神的活動，至少，」她說：「我認爲是一種精神的寄託。你認爲怎樣？」她問丁

穆。

「是的，藝術只是一種寄託，實際上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丁穆說：「提到藝術，好像它是距離我們現實生活很遙遠的東西，因此，我有時不能接受。」

「那麼，這表面上你是承認了它的存在，而實在你是否認了。」茜玲快樂地問，在任何人面前，她都不失她的這一種矜矜的快樂。

「比方我看醫學的書，我可以知道，當我頭痛或是發燒的時候應該怎樣處置，看植物學的書，可以知道那種草有毒而不去接近它，可是，有些人要去討論太空有幾顆行星，幾顆行星，而且記住它們名字，研究那一個星球距離我們最近，這些有什麼用處呢？文學也一樣，我看見有些人看小說吃不下飯，那真是傻瓜。」

「你好像很實際，很快樂呢。」她笑着問。

「有時候我却很抑鬱，而且最會幻想。」丁穆無意地說：「是的，我的生活有時不能自抑，常常散漫，別人看來便是矛盾。」

茜玲認爲他這話很絕實，却不好說什麼。

「你每天很忙嗎？」

「有時候我好像很忙的，我在這裏坐兩小時，到別處坐兩小時，別人便看我很忙的。你還話是什麼意思？」

「我想常這樣談談是很好的，」她說，把頭低下，看着胸脯輕輕地起伏着。

突然，電燈滅了，屋內非常黑暗。幾個人都停住了說話。

「爲什麼呢？」章茫首先說。

「大概是電流遇了障礙。」茜玲的聲音。

「找蠟燭點起來吧，」丁穆說。

章茫從抽屜裏取出蠟燭，擦着洋火，於是，微黃的火燭開始耀亮起來。

他將已燃着的一支放好，又預備燃一支。

「一支已經够了。」茜玲說。

「再燃一支吧，」章茫說：「這樣會更光明一些。」

他偷偷地用眼看她一下，在燭光下，她的臉美麗而紅潤，他說：

「我們都愛光明的，是嗎？」

就在這時候，電燈又亮了。

章茫說了那句話，立刻又覺得很難爲情，在這個生疏的，却又惹人羨慕的女朋友面前，那句話是多麼幼稚，多麼嫩淺，「一個中學生說的話，」他悔恨着，一時，又非常偏措。

五

這真是一個明朗的秋日的傍晚，原野在清新裏深深地吐吸着，一條小河旁邊有一座土丘，斑黃的野草像一條纒的地毯，有幾株小樹，樹上的葉子已經凋零了。

「他們爲什麼還不來呢？」

他是一個富商的兒子，從某市到這裏的故鄉來，他身材短小，由於漂亮的衣服，孝度倒是翩翩的。

「大概快了，」嚴夢光回答他，那土道上一簇黑色的馬車，拖着塵土遠遠地馳來，他指着那路，告訴他：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嚴夢光站起來，把手揮舉着，招呼馬車上的同伴，於是朱堅也站起來，兩個人把果籃外衣扔在草地上，並着肩跑下去，馬車已行到了低坡，車上的人已經走下來了。他們便站住。

尤里和車快坐在前邊，他老早就跳下來，獨自地向丘坡上走，他粗樸的身材，鈍遲的步履，和那冷靜的，無表情的，一個人行走的姿勢，引起了朱堅的注意，他悄悄地用臂觸他的同伴，低聲問：

「這是誰？」

「他叫尤里，一個中學教師。」

這時，尤里已迎上來了，他冷漠地望他們一下，才伸出手來，當嚴夢光爲朱堅和他介紹的時候，他很有禮貌地點點頭，又默站在那裏。

「你走慢一點啊！」

在後面的一個吃吃地笑着，抓住同伴的衣角，她嬌玲的身軀倚着另一個健美的臂，半齊備地：

「我爬不動了。」

當尤里轉向旁邊，而他們兩人還站在那裏的時候，這聲音使朱堅很有興趣的問：

「她們是誰？我沒有見過。」

這兩個女子的活潑與美麗，吸引了他，她們的眼睛盈滿了天真的光輝，頭髮在風里擺着，他不由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衣角，睜大了眼睛。

茜玲仍然爬得很快，周玲便被她拖着向上跑，她們把最後的王亦夫遺撇了好遠，她們一直跑到較爲平坦的地方，才看見上面有一個陌生的朋友，這才臉紅了一下，慢慢地走上來。

他們一齊在丘頂的草地上，等留在最後的王亦夫，他一步步，艱難地行走着，他屢着嘗不時停立住咳嗽，他畢竟臉紅地喘息着到了他們面前，他顯得更削瘦了。

「我們好久沒見了。」茜玲說：「身體好嗎？」

他點點頭，便在一邊坐下。

「到郊外換換空氣是很好的，」尤里說：「一個病人，頂好能到山上住……」

「不過我沒有錢啊，老兄。」王亦夫看了他一眼，低下頭去。

「丁穆和章茫爲什麼還沒有來？」

嚴夢光一面從籃子裏檢出食品，一面問。

「大概就到了。」

「你在貴校擔任什麼課程？」朱堅向尤里問。

「歷史。」

「你爲什麼不大開口，原諒我問你。」

「對不起，」尤里說：「我在想一個問題。」

「啊！——問題，」他自作聰明地叫着：「是屬於歷史的嗎？」

「不，我在想另外的。」

「真的，我早看出你是很有思想的，果然我沒有看錯，你完全是一個學者的風度。」

於是，他便撇開了尤里，和兩個女郎嚙咄起來。……

「他很有禮貌，」周玲想：「而且很會說話。」

她這樣想，不知應該怎樣應付他才好，朱堅從她的眼睛看出了這一點，乃開始用更多的話來讚美她。周玲呢，她並沒有注意朱堅，因爲她一心地向下面遠遠的道路上望去。

在輝煌的陽光下，那蜿蜒而無堤的道路上，又一輛飛奔的馬車出現了，車輪在丘坡下的草蓆上，擦出混合的粗響，在前邊揮着鞭子的是丁穆；他修長的身材，立刻使周玲看見了。

「他們畢竟也駕馬車來了！」

她笑着大聲說，彷彿是感覺到勝利了似地，這種聲音便掩飾另一種不能告人的心情，因爲剛才她們乘上馬車的時候，車上容留不下六個人，丁穆還拉着章茫步行趕來，她會說大家擠一點坐下的，可是他不。

這時，周玲正被朱堅的讚美弄得不知如何才好，她便借一個緣故離開了他們，站到草地的高處招呼那兩個人。

土道被車輪印着兩條深痕，在空中，有一種泥土滲着左近水池邊綠草的香氣飛散着，馬立定了四蹄，喘着氣搖着尾巴，突然又不安地跳動着，在車身的一顛仆之中，丁穆和章茫已經跳下來了。

「我的馬車趕的好不好？」丁穆快樂地向衆人問。
章茫走在他後邊。

「好，好極了，真快。」周玲說。

「我想有一天我可以做馬車夫的，」丁穆嘻笑地說：「這種工作可真不壞啊！」
他看見了茜玲，便問：

「你們早來了嗎？」

「不，一小會兒，」茜玲稍微感到有點慌張，旋即又鎮定了，輕笑着說：「你們爲什麼也趕車來了？」

他看她的樣子，那種隱藏在兩目之中的愛怨的神情，尤里很欣喜，他驕傲地望望衆人，他看見了尤里，他想：

「真的，我是和她幹些什麼呢？」於是，他俏皮地說：

「因爲走得疲倦了，不然，你會生氣的。」

茜玲笑着盯他一下，便轉過臉皮。

「這一位是——」丁穆看見了朱堅。

「你不認識我了嗎？我記得我們一起吃過飯的。」

「我記不起來了。」丁穆抱歉地笑笑。但他心裏却彷彿還認識他，不久，他想起來了。然而他並不喜歡他，而且似乎一見面就討厭他。也就不屑於再告訴他。

食物已經分散到每人手裏，大家在這涼爽的空氣裏，浸沐着微風和草原的氣息，每人都很快樂，他們隨便吃着，談着，姿情的笑和明朗的語聲，給了每一個人活潑和興奮。

「這樣真是太快樂了，」茜玲縱笑着喊：「世界上沒有痛苦！」

「痛苦是很多的。」王亦夫低聲說，因為他不愿打斷別人的高興。

「忘却痛苦不好嗎？」

「忘了自然是好的，」他摺疊地答：「不過有時我不能把自己的痛苦遺忘，這個社會爲什麼會有我呢？」

「這樣想是不對的，」尤里改正他：「苦悶是人人都有的，苦悶未嘗不是一種力量的反應，但不能厭世，傷感，因爲人是現實的動物，他必須……」

「得了吧！」丁穆從他們之間伸進一隻拳頭去，阻止着說：「這真無聊，你們是來敘苦悶，我傷感的嗎？」

「我們是來找快樂的，」他有力地簡捷說下去：「消磨這一個秋日，人假使能處理自己的生活，那就是少用思想！」

「他的話太決斷了。」茜玲想。

她說不出對，也指不出不對的地方。聽他的話，彷彿才從夢中驚醒似地。「從前我在日本……」朱堅開始向衆人說。

章茫第一個扭過頭去，嘴裏喃喃地唸着：

「對了，我是沒留過學的。」

過了一會，大家的熱情又過去了。王亦夫首先說：

「我們回去吧？——」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源匯海上

各埠匯兌往來

活期定期存款

信託放款押款

代理收款解款

其他銀行業務

行分

南京建康路二五〇號
蘇州西中市一四〇號
無錫北塘大街
武進大廟街

行總

上海甯波路九四號
電話一八二五七轉接各部

處事辦

蘇州觀前街
無錫城中復興路口
武進西門外西直街一三〇號

介紹南四大棉布號

華豐棉布號

昇州路四十九號之一

寶大棉布號

昇州路三十二號

正豐棉布號

昇州路二八一號

華隆棉布號

昇州路四十三號

零售批發。價目克己

信成商業銀行

自建四層
新廈並築
新式倉庫
辦理銀行
以及堆棧
一切業務

行址：中華路六十五號
電話：二二三二
第一倉庫：長樂路一五五號

業務細則

南京
信餘
和記
莊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往來存款	各地匯款	抵押放款	買賣證券	一切銀行業務
------	------	------	------	------	------	--------

利息優厚
手續簡便
匯水克己
信用卓著

總行：建康路一五六號
經理室：電話二二九九六四號
電報掛號：七四一號
上海分莊：四川路四五三號 電話一七九一號
揚州分莊：左衛街一四五號 電話二三八號 電報掛號五五六八
蕪湖分莊：中長街一五〇號 電報掛號七四一一
高郵分莊：北門外新巷口大街四三號 電報掛號七四一一

王 家 老 藥 舖
泰 和 生 參 藥 號

專 售 參 燕 煎 藥 片
 折 兌 中 外 藥 材

◀ 代 客 煎 藥 ▶ ▶ 迅 速 運 到 ▶

總 店 電 話 支 店
 昇 二 中 央 路 七 號
 倉 六 商 場 巷 九 號
 口 巷 倉 路 州 昇 店 總

南京張泰和參燕國藥總分號

本堂創始於前清中葉素抱濟世之心毫無牟利之念是以
 早有悠久之信譽復蒙 各界讚揚尤推首都巨擘舉凡本
 堂飲片泡製之精工夏令要藥之特效丸散膏丹之認真四
 時良藥之合宜遠近有口皆碑營業日盛近來總分號便
 利顧客起見一律於本年五月一日起代客煎藥隨時送到
 以報賜顧者之盛意茲屆夏令特製要藥如

冰鬪痧藥丸 諸葛行軍散

純陽正氣丸 神效白痧散

張氏痧藥水 觀音救急丹

菩提救苦丸 神效痢疾散

數種以備 諸大慈善家選購施發僻道鄉間俾患者得救
 匪莫大之功德每逢國慶一日十五朔望日總分號同
 時一律九折優蒙 賜顧曷勝竭誠歡迎之至

總號建康路奇望街
 一分號中山路土街口 同啓
 二分號莫愁路文津橋

建華商業銀行

經營商業一切業務

- 一、存款 定期存款，小額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小額活期存款。特別往來存款利息優厚章程備索。
- 二、辦理各種抵押放款
- 三、辦理國內匯兌
- 四、經營倉庫業務
- 五、保管證券票據契約及其他貴重物品
- 六、辦理小本借貸簡章備索
- 七、代理收解款項
- 八、其他銀行業務

南京總行 南京建康路三二二號

電話 二一七〇八號

電報掛號 二三九八

上海分行 上海江西路新康路三號

電話 一七八二三號

電報掛號 二二〇二

蘇州分行 蘇州宮巷五九號

電話 一二二八號

電報掛號 七七八七

敬請各界仕女參觀無任歡迎

南京家庭什物行

內設

中西木器部
應時衣服部
銅錫磁器部
鐘錶字畫部

專門買賣
代客徵求
委託寄售家庭一切應用什物

地址：中華北路首錦坊

南京分店：大中華商場內

草 大衆化

地

美 術 化

經濟 美觀 耐用

大小尺寸齊備 顏色花樣繁多

鄧甫記藤柳草器廠

總店：上海西摩路二〇一號

為體弱多病之兒童着想 宜服好力生 增進健康



兒服藥苦藥難嚥
兒常病為病憂心

以告為家長者與其待兒病而傍徨無措不如在平日給服相當之營養品強壯其筋骨增加其自身抵抗力則營養充足病魔自難侵襲

好力生

含有充分之甲丁二種維他命主治貧血消瘦痰癆胸軟骨易患感冒等症功效千萬準確不同凡品

包裝分濃及普通膠囊劑及滴劑二種
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總經理處南京信誼藥廠 金沙井七號

稿約

歡迎賜稿無門戶之見
不以作家號召以作品優劣為取捨
尊重作者文墨不擅改只字（必要時預先通知作者）

註有詳細地址附足掛號郵資者負責退稿

創作譯作均收文責作者自負
作品版權自屬唯本刊有選印單行本之權

稿費以新五號字排每頁三十元至五十元計

廣告刊例

底面 全面一千元

底裏 全面八百元
二分之一四百元

文字欄 全面六百元
二分之一三百元
四分之一二百元

本刊行銷全國欲登本刊廣告者請逕向野草書屋接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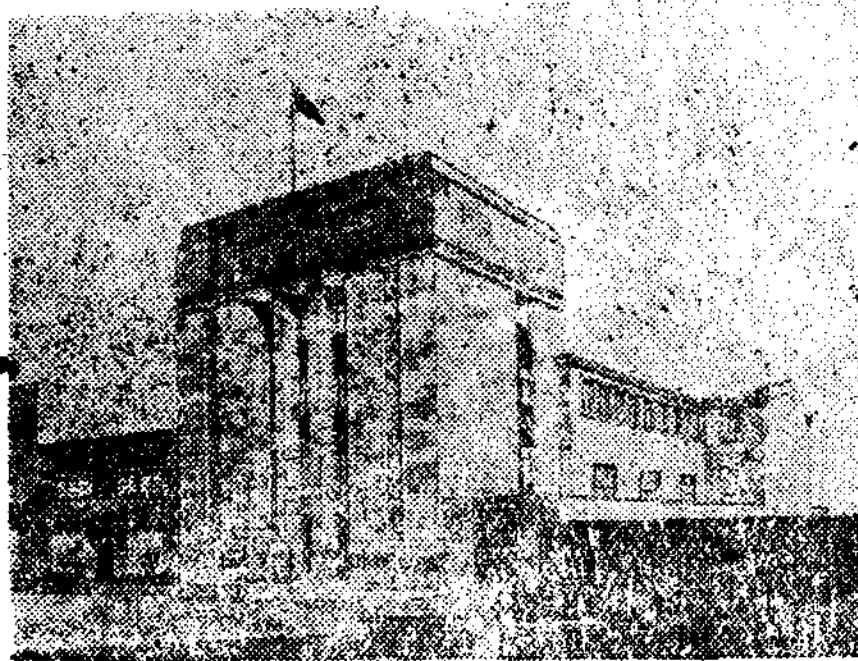
南 京 興 業 銀 行

自 建 大 廈

經 營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總行 南京中華路六十七號

電 話 二二一二六號



上海辦事處 亞爾培路二號

電 話 七三七六八號

南京辦事處 復興路中央商場內

作 品 一 卷 二 期

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 野 草 書 屋
發行 野 草 書 屋

南京大中華商場內

主編人 田 野

發行人 王 耀 南

印刷 新東方公司

南京糖坊橋六五號

全國各大書局報雜代售

實 價 五 元

總經理 野 草 書 屋

上海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四馬路口

北京 藝術與生活社

北京後廣平庫十四號

願代售本刊者請向野草書屋

或各關係方面接洽

本刊暫不承收長期訂戶

中央儲備銀行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上海分行

南京總行

行址 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電話 一七四六三
 一七四六四
 一七四六五
 一七四六六



行址 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 CENTRAL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 二二二二
 二二五四
 二二五八
 二二七五
 (各地一律)

資本總額 壹萬萬元

(轉接各埠)

蘇州支行	杭州支行	蚌埠支行	廣州支行	漢口支行	甯波支行
行址 觀前街一八九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一八五六 六九五	行址 太平坊大街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行址 二馬路二九四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二五八	行址 長堤大馬路二六八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六三二八 電話 一七一三一	行址 湖北街九號 電報掛號 中文一一三五	行址 江廈路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七六〇 七六五

各地辦事處

蘇州：中二街
 常熟：老縣場
 無錫：北門大街
 南通：西大街
 揚州：左衛街
 太倉：稅務橋
 嘉興：望吳橋
 常州：西瀆里
 泰縣：彩衣橋